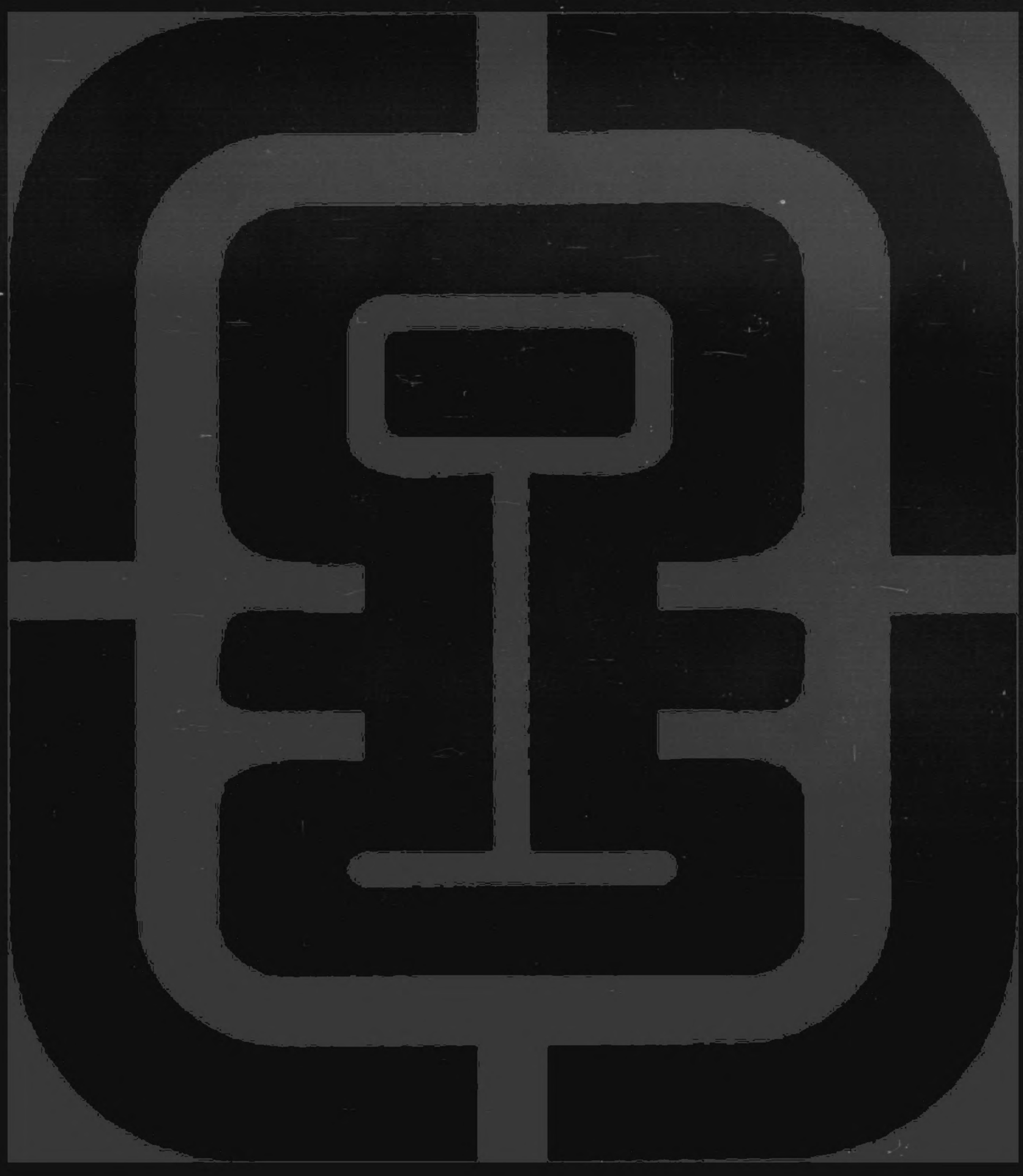

三

乙未會試卷

第一場

舉賢才　舍諸

聖人教賢者為政之要貴乎取諸人尤貴乎先諸己也夫為政在於淂人也先舉其所知以風天下則可以盡淂天下之士矣尚何以不知為患乎此夫子所以教仲弓者意謂大臣之聽國政也不惟以己事君之為難而惟以人事君之為大爾之為宰無以天下為無士也蓋有待子而舉者矣誠能不自恃其賢

而見一賢也即舉之以共天政爲資之以亮采資之以惠疇而量征於王國俾各遂其帝臣之願不自有其才而見一才也即舉之以共天事爲賴之以崇功賴之以廣業而旁招于在野使圪效其行義之忠將見明吾之政者有其人而不特有司之先詳于細故明吾之刑者有其人而不特小過之赦恕于責人庶政無叢脞之虞而相臣有坐理之逸爲政之体莫先于此矣仲弓而聞斯語也可以從事于所舉矣然又以賢才之伏于下也無窮而其受知于我者有限以夫子之所教固欲尽羅天下之賢以雍之不敝則不能徧識天下之士若之何而後可以無遺賢邪是仲弓者蓋不自患其不克舉而自患其不克知者也然亦有見于兼諸己而無見于公諸人者也夫子于是廣之曰賢患其不知耳吾所知之外天下寧無知之者乎知患其不舉耳吾所舉之外天下寧無舉之者乎尓誠于其賢之我知者而先舉之則賢者天下之公好而適值夫選賢之會則咸各以其迪知之賢而入告于后將見庶明之励翼而亮采惠疇者益多其

輔矣天下其有遺賢乎于其才之我知者而先舉之則才者天下之共惜而幸際夫遴才之時則必各以其克知之才而同升諸公將見羣匠之率由而崇功廣業者日聚于朝矣天下其有遺才乎然則天下之人雖非待爾而知賢也而倡率之有机実待尔而舉賢也尔之于賢雖非尽舉于尔也而翕聚之無遺猶其尽舉于尔也而爲知之患不必患矣以是為政雖天下可優也而況于宰乎現于此而聖賢用心之大小可知矣抑賢才者國之紀也民之表也不可以弗舉也彼其蔽賢嫉能以妨賢路者固不足言矣而勢之牽制有歆舉而不克者亦顧上之人何如耳是故以傅說之得君而旁招俊乂亦必待其君有進賢之地而后可而他可知矣后世可知矣雖然為上臣者苟能内持誠心外秉公議則舉親舉讎安徃而不可吾於茲有深慨焉

德為聖人尊為天子

以天下之大聖為天下之大君虞帝之孝可徵矣夫子之事其親者莫難于德位之兼隆也舜以聖人為〻

而在天子之位則所以致孝於親者極矣謂之大孝也固宜中庸以費之大者爲言而有取於舜也蓋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其親尊親之至莫大於聖天子古之善事其親者亦多矣惟有虞氏之帝天下也而吾以大孝歸之者何哉亦惟有見於德位之兼隆焉耳彼莫非德也一行之長者皆得以善及其父若可以爲孝矣而以言乎顯親之至則未也夫惟大舜則濬哲文明之懿得於天者獨隆而外聞於師錫者有以協帝而重華溫恭允塞之盛成於性者獨粹而偕著於歷試者有以中天而繼起法天下而傳後世后有作者弗可及也惟精一而執厥中雖甚盛德蔑以加也語其德則爲聖人之德矣夫舜既以聖德而冠乎百王瞽瞍又以聖父而冠乎舜凡慕舜之德者能不仰遡其篤生之自而禰之爲聖人之父乎舜之大孝可以徵矣莫非位也一命之尊者皆得以榮及其父亦可以爲孝矣而以言乎尊親之至則未也夫惟大舜則揖讓以官天下而受終之後有以履聖人之大寶恭己以正南面而紹堯之余有以宅元后之丕基

揚於側陋以膺歷數之傳而臣妾億兆域中莫得而並也起於耕稼以為民物之主而父母斯世率土莫非其臣也語其尊又為天子之尊矣夫舜以天之子而子天下之人瞽瞍又以舜之父而子舜凡屈舜之尊者能不上体其推尊之心而彌之為天子之父乎舜之大孝又可徵矣是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可以語孝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可以語孝也舜于二者各極其盛而復有以光於前裕于後此孝之所以為大歟雖然古之孝者多矣而舜獨擅其名者何也盖因瞽瞍而言而非徒以語舜也頑嚚之性瞍蓋天下之凶人矣耕稼之夫瞍亦天下之賤類矣一旦而有蒸乂之化天子且執北面之礼名孰加焉尊孰加焉設使子而非舜則其与傲象濟惡于天下也必矣而誰則知之故論其極則舜雖至孝亦惟人子者之常而瞽瞍者則為人父者之至幸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二聖際盛世而勤其官聖人所以嘉其進也夫唐虞之際正大有為之時也禹稷躬逢其盛而克勤于邦

殆可以進而進者矣孔子之賢之也有以扎孟子牽禹稷顏子之事以定出處之準也蓋謂君子之有為於天下也固貴於相時而其尚論于千古也尤嚴乎考迹禹稷之時何時也勲華繼作於二帝而萬邦被協和之休明良咸萃于一堂而中天開文明之會雖洪水之未及平黎民之未盡粒亦不足以為至治之累也古今語平世者莫是過矣禹稷於斯時也或進而受司空之職則以民之陷溺為己責孜孜爲四載之是乘而不敢內顧其私以上遺其君之憂或進而居田正之官則以庶之艱食為己辜惓惓爲百穀之時播而不敢自居於逸以下貽其民之慼三過其門其勢誠便也若可一入爲以自慰而小（下）民其咨其情又誠急也豈可一入爲以自緩是禹稷之心不惟有見時之可出而即出亦有見於事之當為而必為者矣孔子上嘉二帝之隆既有感于千載之一時仰稽二臣之迹又獨觀其相時之各得以為萬世永賴覩河洛者固當思禹之功矣然必聖人之有作奉百揆以任之而後得以效其胼胝之勞蒸民乃粒日用飲

食者固冝念稼之勤矣然及盛世之躬逢要其事以終之而後得以致其手足之力一則曰禹吾無間然者非他也道隆則從而隆而天下因得以免吾魚之患也偉哉禹功明德遠矣孔子有禹之德而無禹之時也其能已於揄揚乎一則曰稷為天下烈者非他也可進則從而進而天下因得以蒙率育之慶也思文后稷配彼天矣孔子有稷之功而不得遇稷之世也其能已于企慕乎是則堯舜雖至治矣不有禹稷無以現其成禹稷雖至賢矣不有孔子無以揚其懿君

子歎出而有為者此其準矣先聖之立功後聖之尚德其係於世道豈微也哉彼時非禹稷之時者不得憂禹稷之憂矣抑出處者吾人之大閑不以其時不可也彼可出而未出天民之達可也不可出而出孔子之達權也此善用其時而不狥乎時者也外此則陽城之處君子以為夫子之正矣龜山之出君子以為壯趾之正矣而得其正者不亦鮮乎噫孟子其願學孔子者乎何卒老於行之似夫子也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大臣贊襄德入人之深以見刑措之有本也蓋德之未盛者其入人必不深也大舜之德有以浹洽于民心焉德之罔愆何如乎觀于此而臣庶之罔干于政也有由矣皋陶因舜美其功而以之歸于帝也以為刑設而民不犯者雖天下協中之治不用刑而用德者实惟帝化中之心茲以無刑之故而歸功於臣也臣何功之有乎良由帝也臨下御眾而各得其道用刑行賞而恒過于仁為德不同、為好生之德也由是惟天惠民而乾元資生之德既獨隆于淵衷惟帝奉天而一念好生之仁遂方行于天下自其寬簡而得大君之宜焉寬簡之所在好生之所在也而深仁厚澤之入於人心者殆固結而不可解自其刑賞而得忠厚之至焉忠厚之所在好生之所在也而仁心仁聞之篤於民懷者殆浹洽而不可離由登庸以至為帝恭己南面非一日矣惟其歷年也久故其施澤也多而慈祥愷悌之德與小民相為貫徹者始如是而終如是也由畿甸以至要荒羣黎遍德非一人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易直子諒之心與

臣庶相感流通者近不遺而遠不禦也自天下言之無一人不心帝之心也自一人言之無一念不心帝之心也上好民之生而民亦自好其生矣一德之相孚不有如江河之浸而莫知其然者乎自帝言之非有所比於民也自民言之非有所昵于君也上愛乎下而下亦知自愛矣一心之相涵不有如膏澤之潤而莫得其故者乎覌于此則刑之日錯于天下也非民之化也非臣之功也端見有在矣抑覌虞廷之吁咈君不以聖自待臣亦不以聖待其君此治化之所由隆也而皐陶之賛乃亟口稱揚之不足何哉蓋君弗克聖而賛之者是佞也非忠也君既聖而弗賛之者是隱君之善也亦非忠也况君歸功于我而受之不辭大非善則称君之義矣是故美不忘規頌而無謂古大臣之事君類如此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聖君敬天之命隨其所祀而無不在焉夫百神不同莫非明命之所在也隨其大祭之是承而一於敬焉成湯之畏天也亦嚴矣哉伊尹因嗣王之不惠故奉

成湯之造商者以誥之曰若人君之所畏者惟天而所以畏天者惟心心之不敬謂之事天者末矣先王之顧諟明命也豈但已扎是故天無往而不在而所以嚴師保之翼者未始間以戲豫之心理無往而不存而所以懷惕若之忱者益以持其寅畏之念天地社稷此神之最尊而礼行於郊社者不可以弗虔也先王蓋嘗敬承其祭矣明禋之至意上達于反始之余穀薦之精誠神通於大報之際吾見其祇肅以承而無敢慢也宗廟為神之最親而礼行于禘嘗者不可以弗虔也先王亦嘗敬承其祭矣夙夜秉寅清之思而大享隆于不匱對越儼如在之敬而王祀極於無窮吾又見其祇肅以承之而罔敢忽焉也內祀外祀不必同而所以行于廟中者何莫而非神何莫而非敬也尊天嚴父不必同而所以達于神明者無在而非天無在而非敬也其未交于神歆則吾心即神而誠意已積不敢以未事而吾之祇肅者或可以緩也其已交于神歆則吾心即天而誠意未忘亦不敢以既事而吾之致恭者或繼之以怠也此先王畏天

之心所以為密也歟由是而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則今日之基緒皆先王一敬之所遺也而嗣王可不念乎抑不特成湯為然也而一德之尹亦与有劳則老臣之當尊莫過於尹矣然幼冲之所不便者亦尹也無怪乎其不恵於始而弗变於終也尹之以安社稷為悦者豈忍其若是耶是故放之而天下不以為篡復之而天下不以為專尹之心蓋不特成湯信之天下信之而太甲亦罔敢悖矣雖然其功則大而其迹則危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賢王美大臣之作洛有以承天眷于無疆焉夫天之眷周方未已也苟非作洛以敬受之其何以承無疆之休耶此周公宅洛之意而成王對使以復公者也以為主治者在君而承其治者在臣降休者在天而貞其休者在人公之相宅于洛而告卜于我也固已知公之美意矣予也即伻来之所示而遠度夫新邑之規因我公之所陳而仰窺夫上天之意則豈徒今日之休而已哉故王成之建所以賓諸侯也而我周之

世統於六服者足以壯我皇居而敷受乎帝命之隆下都之設所以處商民也而多士之永覲于朕德者是以肅其不靖而祇承乎天眷之固辨方正位雖出于一時之方畧而規模之宏遠可以占其為不拔之基体國經野雖由于草昧之經綸而根本之鞏固可以知其為永遠之利卜之而吉今固休矣由是而時萬也由是而時億也舊姬之籙信有以迓滋至之休而不可以世數計矣君公之成始不賴我公以成終乎惟洛而食今固吉矣由是而開國也由是而承家

也郟鄏之重信有以昭申命之自天而無疆惟休矣武王之定鼎不賴我公以定命乎予雖不敢以預見于天而因公以知天雖謂之天之休可也予雖不敢逆覩于后而由今以信後雖謂之萬億年敬天之休亦可也公之誨我者誠篤矣予其敢不敬拜乎抑于是而知古人事少主之法焉以周公之經營宜其固有弗善若可以徑行矣而猶不敢自專必具卜具圖遣使請命于是成王奉新造之大邑而一聽于公既成之復禎之而八百年之基于是乎定然後知踐奄

之徒祇以階禍而上殿進止不失尺寸者所以保全也邪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安王畿以安天下而保釐之政備矣夫淑慝既別不無意外之虞也而郊圻封守爲加嚴焉則天下之民奉安矣又何殷人之足慮乎周王示畢公以保釐東郊至此盖謂善惡之未別也君子不可無較然之治善惡之太別也君子不可無未然之防一旌一別所以治東郊者盡之矣而猶未也彼郊圻之制其出于

周公君陳之所規畫者固美然閱歲既久能無有堙爲而就廢者乎則必念淑者之既旌而慝者或無以自容則重門待暴不可不預爲之圖也于是嚴之以話言董之以訓戒而時緝之不容已也封域之守其出于周公君陳之所鎮定者固美然時方向平浮無有玩焉而不恭者乎則必思慝者之中變而淑者或無以自安則設險禦寇不可不先爲之計也于是邉鄙之既嚴郊壘之必餝而屢省之不容已也夫然則是化其爲君子也又防其爲小人也而待之也重以

周所以教邦國也亦所以平邦國也而治之也正以容王識于是乎安矣將見朝廷為四方之極而根本既固則有以正（止）邪于未形而覬覦之奸永殄其弗靖之患中國為天下之樞而政教既修則有以遏惡于未覩而窺伺之隙無以致其梗化之端不特善者有所恃以無恐而惡者亦有所惧而不為宅里之既表者莫不益知自勸而四方其咸謐矣不特友民素安于善政而頑民亦盡化其余風并强之尚殊者莫不争相自媿而天下其夆安矣此保釐之後政之所不

容已者矣公其圖之抑周之訓殷亦既久矣世變風移若無足慮者而康王于三紀之后猶惓惓憂之君危在旦夕者然豈頑民之雜變乎抑商澤之深而求（没）世有未忘者耶以康王之世而猶慮及此則武庚祿父之叛亦理之宜然者也然叛者誅之此武王創業之大義頑者化之此列聖守成之深仁創守之不同道也此亦可以覘乎

第二塲

聖人所以合内外之道

天下之冬其定于礼乎礼其原于心乎聖人欲以礼教天下而先因心以制乎礼内外之道斯其合矣夫礼之為德也派於天地達於民物周旋于繁縟瑣屑裼襲升降揖遜之間而會通于天地社稷宗廟朝廷邦國鄉黨之際其為用也博其取數也多而天下之所以維持斡旋尊〻卑〻上〻下〻而無相凌奪無敢踰越者恃有此具也故聖王尚之條之以立教經之以立制而天下之人日循習焉拘束矣而莫知其為勞撙節矣而莫知其為約文飾矣而莫知其為華以定天下之民志以一天下之民俗以嚴天下之民坊皆于是乎在礼之係于天下豈微也哉然礼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而実起於吾人之心聖人知吾心有自然之尊卑而後有秩然之恭敬有自然之恭敬而後有粲然之制作其始也因心以生礼其既也因礼以制心夫是之謂内以及外〻以防内而聖人所以自淑其身与所以淑天下之民者咸取是焉故曰聖人所以合内外之道而聖人之經世者可知矣嘗現諸礼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礼制行焉易曰

天尊地卑乾坤定位而説命又曰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然後知礼之大原訪于天地而聖人所以為礼制者特奉若之爲耳是故天位乎上以主其施地位乎下以主其受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皆天道也現于天而凡以尊名于天下者皆是也臣道也子道也妻道也皆地道也現于地而凡以卑名于天下者皆是也有尊卑則必有上下貴賤之次有等級隆殺之差皆天之叙秩而莫之或紊者也然天能叙之秩之而不能使之常叙而不乖常秩而不亂故為之惇之庸之者必以属之聖人聖人任天下之責而思以成天之能曰吾以礼教天下之民盡先自吾身始吾以礼立天下之制盡先自吾心始吾心非他也礼制之原也彼其見可恭而而恭生見可敬而敬生逡巡盤辟退讓抑畏而不敢少肆者非矯也以吾心之有是礼也有是恭敬之心而或不文之以礼則久之而玩心生畏心息撿束日懈放縦日倫其流也必至于潰敗瀾倒而昔之所為恭敬者反且悔其非而竊咲之矣聖人惧其然是故為之衣裳

冠履以写其章為之堂陛門寢以異其制為之錫爵
班祿以異其數為之車馬旌旗以異其等為之青碧
朱緑以異其色上之不替下之不僭以一耳目以定
心志以別嫌疑以定猶豫由是而達之于朝廷而貴
貴之礼行焉達之于鄉黨而老老之礼行焉達之于
庠序而賢賢之礼行焉達之于祭祀則牲幣祝號有
定品焉達之于燕饗則籩豆簠簋有定數焉達之于
交際則玉帛羔雉有定贄焉無往非礼則無往非敬
無往非敬則無往非心内之致礼以治其心外之致
禮以治其躬而聖人所以合内外之道者一于礼而
已矣是故其在内也為無体之礼為未將之敬為不
顯之德者皆心也皆藏于中者也其在外也為有体
之礼為及物之儀為致恭之節者皆礼也皆歸于外
者也故曰礼者理也存之斯為礼言乎其内也又曰
礼者履也履之斯為礼言乎其外也夫聖人一身上
則以礼奉若于天而宮闈密勿之中既不敢以少縱
下則以礼立教于民而郛國都鄙之間又不容以或
遺由是民之習其礼者莫不曰斯礼也非聖人之強

世也出乎其心者也吾還乎礼則還乎聖人矣斯礼也亦非聖人之自作也出乎其天者也吾還乎礼則還乎天矣于是乎率而行之罔敢踰越君令而臣恭也父教而子孝也夫義而婦聽也尊〻卑〻而礼行于朝廷也長〻幼〻而礼行于郷黨也尊賢下無能而礼行于庠序也以祭祀則天地山川五祀不享非礼而罔失之瀆也以燕享則賓主百拜而不辭而罔失之淫也以交際則信以成礼〻以載信介紹以相命則非燕朋燕僻者比也率天下而惟聖人之礼之從則礼義之風藹如矣將見强不凌弱衆不暴寡知不詐愚勇不苦怯兵革偃而智術息矣道德一而風俗同矣噫至哉聖人脩理之教乎神哉聖人用礼之化乎向使為聖人者日以繁縟瑣屑之末令天下且將束縛之馳驟之强之以辛苦不怡之法而于本原之地礼之所從出者既不以治其心又不以治其影合内外而胥蕩焉則民見其濶畧于其身而毛舉于其民聞之者鮮休見之者生玩其誰肯以徒法之政空言之教而是則是效者乎信乎聖人之所以自澂与

所以淑人者不在于外之秩然而在于内之本然也是道也吾有徵于古矣堯有允恭之心而後有欽天曆象之礼舜有温恭之心而後有類禋望徧之礼禹有祇台之心而後有錫圭告成之礼其後為制心之湯為敬止之文為敬勝之武古之帝王罔不身範物先而治心之功尤不容已故内外一于恭敬而民莫不陶然于礼教之中以成大順大化之治自古之再降而為秦漢之儀僅取尊君卑臣之一節而増損雜就以強天下之從其求諸人者甚無諸己者也其偽

于外者甚歉于内者也節目愈煩而其偷愈甚其間號為治平而民之祇承于下者亦畏其法也非閑其礼也將久之而自廢矣此無他意之不誠故也今之欲以礼範天下者茍能内之為純王之心外之為純王之政而號令之間必有盎然之真藹然之実以流乎其間吾見民之心亦聖人之心也安得而遠之耶是故聖人之立教不先求治于民而先諸身不先治于身而先諸心心以治内身以治外天德王道備是矣而何有于礼耶故曰有関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

衍周官之法度又曰不聞性与天道而能制礼作樂者末矣

擬含譽瑞星見輔臣楊士奇進　賀詩表

宣德五年某月日具官臣楊士奇伏覩含譽瑞星現恭獻鄙詩奉賀者伏以

天象昭回祥光耀靈于玉宇

皇風熙洽休徵懸彩于璇穹萬姓拭目以仰覩微臣鏤心而俯獻

聖斯有作瑞豈虛生臣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切惟周天布度分野應十二之辰偕日生光懸象當億萬之數樞分南北晝夜相望斗指東西春秋不爽仰懸碧落布碁局以密踈倒影玉河潤珠璣之璀璨九天將曙煥乱洛龜河馬之文五夜未央多於天廚御廩之粒或伏或見保章氏考其吉凶為緯為經周髀家驗其推步粵自宋景善言上感退舍之熒惑燕丹搆怨仰于貫日之長虹五聚奎躔兆百年右文之盛衆拱宸極象萬民一統之尊蓋有相有情故好風而好雨雖無知無識亦為德

而為妖恭惟
哲皇之馭統斯有吉曜之星輝豈圖含叅瑞星幸際
今宵伏覩玆盖伏遇
皇帝陛下
恩彌九有
道合三無
位在德元遠繼二帝三王之統
尊惟有大近承
二祖

一宗之傳作聖述明百年累洽下感上格萬象俱新
以故道不愛于天目覩夜光之寶芒直燭于地躬
窺玄造之精在古以為世運之希逢惟臣謂為
帝德之遠届彼南極長養之方現則壽者多歷而東
壁圖書之府明則礼樂聿興方斯二曜之時臨並
是三光之上瑞不有歌咏曷極揄揚臣江右迂儒
久叨臨照遐荒賤士深荷光榮身際風雲而歷事
四朝幸致黔黎之咸順手扶日月而歷相五載敢說
君臣之一心豈意暮年載現夜象是用竊戴星自公

之暇作蒼蠅之小声乘見斗豐蔀之明效雕虫之

薄技扣

帝閽而獻頌非誇鉊槧之工望

皇極以登歌傀之輝煌之麗偹俯覘于

乙夜猶仰覽于連宵伏願

紫垣順軌

黄道經天

君臣同樂載矢巻阿之音宇宙胥寧遠賡明良之韻

治逢一統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功格九天日重輪月重華星重潤臣無任瞻

天仰

聖忻躍屏營之至謹奉所撰詩

表上　　　進以

聞

錢糧互相覺察

儲粮實司計之責貴在清查舄粮屬度支之官理宜

防撫盖三十鍾而致一石堪嗟飛輓之何難三年耕

而餘一年當知積貯之不易何得取之盡錙銖擢黜

摧茶以閉利孔顧乃用之如泥沙公取竊取而多槩端今其同為聀嵗聀幣之官各昧會出會入之數道濟唱籌而量不知其為沙乎為米乎孟嘗盜裘而出圍識其是狗也是人也食其食而不事其事大類磔碩鼠之耗我倉刑其人而須追其物一如斥伏馬者之警乎后

致祭祀典神祇

天地山川尊卑之分俎別籩豆簠簋多寡之數有常器用陶匏牲用繭栗典三礼者所當知外祭剛日內祭祭日事百神者所宜慎蓋反始追遠雖祭法之達祀而假廟萃渙斯穀礼之權弥今其妄開尊鬼之風頓起瀆神之祀旅泰山祭三望自附周公咸秩之文豐于昵瀆于祀大非虞典徧羣之義以致新鬼故鬼大小之辨弗明卒之內神外神如在之誠罔格神且怒神且恫神其吐之矣邦有典邦有刑邦其嚴之埶

不操練軍士

蒐田獮狩周官定大閱之時甲冑干戈伯禽著除器之令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士卒雖疲勇敢可倡

苟不素為淬礪何以效用於一時若為竟爾因循乃致失律於一戰今其為千夫百夫之長偷一日二日之安晝則雄牛饗士而鼓旗相失於柳營夜則屠狗市兒而刁斗不聞於榆塞風雲鳥蛇之陣彼何從知之坐作進退之方亦未之前聞也將偷以惰奚觀超距之能士飽而嬉祇習擊鞠之戲似此以卒与敵之徒當服与民共弃之罪

老幼不拷訊

悼與耄不加刑典礼之明訓鰥与孤乃先之文王之

施仁蓋有所終有所長彼方望我之穀乃扼其吭拊其背胡爾待彼之慘故讞獄緩死之易不貴取承於答箠而引年恤孤之仁亦須量罪於金贖今其羅織如爐法比若鄉弍毛之老既三木以囊頭三尺之童亦五毒之備至不曰老夫耄矣吾可以恕之不曰小子可知尔乃不与也何異坐太公於机上烹以為羹忍赤子於井旁溺而不救刑期無刑乃不能高定國之門為法獘法疾須請入周興之甕

脩理橋梁道路

輿行曰梁徒行曰杠飛虹以濟不通五達曰道九達曰逵出門而利攸往此王政之大端非有司之細故飛空複道如乘海上之槎越國長途遠盡域中之地時加修葺庶免傾頹今某職司將作志苟因循秋水至而兩涯不辨牛馬來聞伐木爲梁泥濘積而三軍艱於往來豈見木屑布道烏江已迫不免取渡於艤船羊腸何之祇以困人於鄭傳子産之乘輿濟人此又出其下矣宋祖貭后開徑彼亦不憚爲之宜加急事之剂以快病涉之口

第三場

第一問

嘗謂人君之所畏者惟天而上天之所愛者惟君天者君之嚴父也人之於其父孰不知敬之苟可以悦其親者則爲之矣而況於天之最尊者乎君者天之元子也人之於其子孰不知愛之苟可以當吾心者則悦之矣而況於子之最秀者乎夫以匹夫一念之精誠一時之昭格皆足以感天和於上垂休徵於下而惟人主大報之典則内盡其志

外盡其物極天下之尊而尊焉極天下之親而親焉其仁之至孝之盡何如也而謂其無所感者否矣天於人主對越之際則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無所聞而無乎不聞焉無所見而無乎不見焉其致愛而存致慤而著者何如也而謂其無所知者否矣此固天人感應之常而況我

皇上之爲君也又天之篤生而鍾愛者乎

皇上之事天也又亘古而獨隆者乎愚請淂而揚厲之彼人本乎祖而萬物皆本于天天者又羣物之

祖也祀莫大於祭而祭莫大於郊郊者三祀之最重者也古之聖王莫不因報本反始之義而備事天嚴父之儀或禘於明堂或郊於圜丘其時不必同也而所以尊天者同也或專祀於郊或合祀於壇其地不必同也而所以尊天者同也或禘黃帝而郊嚳或禘嚳而郊鯀其配不必同也而所以尊天者同也器用陶匏象其性也牲用繭栗貴其純也祀用燔柴升其臭也時用冬至正其始也享之以明禋之精意達之以明德之馨香所以事天者

倐矣三代而降不王不禘之礼既壞於魯郊而改
卜改牲之煩瀆茍於將事東封西祀輙不勝其侈
心而出警入蹕祗以侈其文其乘大輅而載旅罽
法駕非不備也而誠之未積胡以伸我將我享之
虔率百官而嚴宿衛歲事非不備也而繼之以怠
胡以徼罔怨罔恫之福其他治非一統光岳之氣
漓矣而羣雄鼎峙亦各僭效其典德非粹白交神
之本汚矣而辟公駿奔又皆跛倚以臨無感神之
吐之而降之疾也洪惟我

皇上當辛卯之歲圜丘之大祀方行而甘露之上瑞
畢降以其地則
皇考之玄堂焉以其時則朞月之方終焉夫京師之
去承天也三千里而遙而瑞露之降不於此而於
彼者既以見
皇上仁至孝盡事乎天如事乎
皇考也又以見
皇考德厚流光愛其子如天之愛
皇上也故不徒降於孕祥毓聖之鄉而必降於安靈

棲神之所則天之意有在矣迩者
皇上敬天之心無時不然事天之所無處不然萬幾之暇即躬秉對越而不以為勞歷年之久日祈天永命而無敢戲豫蓋非但每歲之長至僅致其一日之誠而已亦非但南郊之乍臨僅礼於一隅之地而已此無他蓋
皇上之心即天也故其礼即心也
欽天紀頌之作特以發揮其事天之忱析之雖有六義之頌合之則一敬盡之矣其于

聖祖之精誠錄殆先後而一揆愚也伏於草莽每聞禎祥之疊見如白鹿至赤芝生不一而足豈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而洛龜河馬將復見於今日邪昔者成功之巍文章之煥惟一見乎大哉之堯乃今不特与之比隆且將挈天下之民而並躋於仁壽之域与黃帝華胥之國何以異哉予何幸身親見之

第二問

聖人所以教天下者存乎礼所以驅天下之民而

入於亂也則存乎刑〻者所以輔治者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然刑期無刑辟以止辟者聖人之本心而利用桎梏利用刑人者亦聖人之所不廢大要歸於教天下而已蓋自執法之星見於貫索則知刑非聖人之刑也由出于天者也天垂象以示人而後君人者始懸象魏以示天下於是為墨劓剕宮大辟之異其等焉于是為大小司寇甸人士師之異其官焉于是為刀鋸斧鉞貫楚鞭朴之異其物焉于是為嘉石肺石之異其坐焉于是為

滅趾滅頂之異其荷焉噫胡其防民之操切而待之不以仁哉不知將欲生之死固殺之殺一人而後千萬人可以不殺也將欲全之死固刑之刑一人而後千萬人可以不刑也然而斷斯獄者非至明則無以燭天下之奸易之有取於離者言乎其明也非至威則無以鋤天下之頑易之有取於震者言乎其威也非至誠則無以得天下之情易之有取於中孚者言乎其誠也故一則曰君子議獄緩死一則曰君子利用折獄而仁義其並用矣由是

而謂其刑則曰祥刑者何也刑設而不用祥孰加焉謂其民曰嘉師者何也民見而不犯嘉孰甚焉此皐陶之刑所以驅天下之民而入於伯夷之禮伯夷之禮又將驅天下之民而相忘於欽恤之仁也易書之相為表裏而教刑之相為維持其道固如此乎慨自忠厚微而刻核熾決獄渭上者則水流盡赤慮囚廷下者則烏雀不巢於是有見知故縱之法有羅鉗吉網之徒弃灰於道者刑步過六尺者刑毒之熾也如爐法之密也如櫛民皆搖手而犯重足而立而道路以目矣嗚呼刑一也定國以之高門周興以之殞命召公以之遺愛于甘棠俊臣以之唉肉於仇家可以觀民情可以觀天道矣粵惟我聖祖有大誥之作有大明律之作有大明令之作其欽恤之德一本於舜其條例之善一本於唐所以驅民入禮者殆咸正而罔缺矣湏慮臣工之未解也而寶訓之頒罕譬博喻不一而足大哉

王言其聖人彌教輔治之意乎百九十年來斯民皆礼陶樂淑長子老孫而各全其年者有以也夫何匹夫啣冤籲天無繇乃有效緹縈於漢廷者而覆盆之下亦得覩日月之光至勤
勅諭較諸成湯官刑之儆均為聖謨之洋洋而漢之減笞法唐之禁鞭背者不論也愚生竊嘗莊誦而

仰窺
皇上好生之心猶天也猶
皇祖也而臣工之淑問者不皆皐陶也折民者不皆伯夷也此天下雖治而斷死刑者終有歉於刑措之風缺自今觀之輦轂之下耳目方新是宜堂無刻木之吏獄無瘐死之囚矣然自國門之外達於下邑之遠而吏之為羅為吉為來為候者不少也箠楚之慘何罪不承苞苴之入何生不死駢首黃馘者不少也君門萬里其誰叫
帝閽而達聖聰乎嗚呼上以恤刑下以淫刑上過乎仁下過乎義此愚所為長太息者也

第三問

風者化於上者也故君子慎其所由感俗者成于下者也故君子觀其所由成夫民情猶水也撓之而濁則濁焉瀞之而清則清焉何常之有孰惟上之爲教焉耳在昔堯舜在上而比屋可封豈民之盡賢**哉**曰四方風動黎民於變上有以風之而下有以變之也桀紂在上而比屋可誅豈民之盡不肖孰曰明家作仇召敵仇不息上以仇乎下而下以仇乎上也自是而降則周之士貴由庠序之教也秦之士賤由坑焚之慘也西漢則下遺書之詔除挾書之禁可謂上經術矣於是孔光張禹劉向匡衡之徒皆以經術相師授而西京之治亦賴以文飾然知經術而不知節義故其俗亦弊於隨東漢則礼嚴光之不臣聽周黨之高蹈可謂上節義矣于是李固杜喬范滂張儉之賢皆以節義相切劘而東京亦賴以維持然知節義而不知經術故其俗亦病於激下是而唐之多慙萬目舉而大綱廢宋之不競文有余而武不足吾無論也肆我

太祖手提三尺北逐胡元復自古帝王之中國而不

淪於夷狄正自古帝王之綱常而不汚於腥羶此其偉烈盖將上配盤古之開天堯舜之中天而後有作者莫之京也重熙累洽恭遇

皇上以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明彛倫以正君臣父子之綱演敬一以闡精一執中之旨冠裳有制祭祀有釐正宣尼之木主不使混於佛老之教革胡元之僭享不待以勝國之礼皆風教之首王政之先而臣之欽若民之從乂者胥此也然上有堯舜之君而下無唐虞之治者何也或以為天之未欲

平治天下歟則休徵嘉瑞疊見於天下此正天之有意於斯世也而俗之未醇非天之故矣或以民之不可以教誨歟則至愚而神惟上之所使此百姓之可以與能也而俗之未醇非民之故矣亦曰臣工者居乎君民之兩間所以承君之德意而致之民者其職也乃今廉介之士固揚之矣而貪墨者或未盡黜也英敏之才固擢之矣而巽愞者或容於位也剛方不阿者固不可謂無人而巧於私謁以叨冨貴者尚多也慷慨不惧者固不可謂無

人而動則牽制以苟歲月者尚多也甚則有太奸似忠太詐似信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非惟無以蒙顯戮而且以僥殊擢此天下之風所以日偷而民俗所以日流也欤嗚呼有聖天子在上有賢宰輔在下特轉移之間耳亦何患俗之不古乳

第四問

天子者民之大父母也守令者亦民之父母也謂之大父母天下莫尊焉謂之父母天下莫親焉天

子垂拱於九重而小民遯居於萬里艱難辛苦之狀上弗之見而見之者守若令也饑寒愁咨之聲上弗之聞而聞之者守若令也疾痛痾癢之患上弗之知而知之者守若令也是故一守賢則一郡之民安一令賢則一邑之民安使盡天下皆賢守也賢令也則天下之民不率安乎使盡天下而率安也天子下顧之憂其慰矣乎天子旦布政于堂而小民夕蒙恩於下者守令致之也小民欲有言于下而天子得聽於上者守令達之也守令之係

於治豈徽乱天子為天下擇一相相為萬郡邑而擇萬守令民之弗治亦有也然為守令者有父母之親故其政尚恩有師長之尊故其政尚教有神明之號故其政尚威煦之以恩而小民之無告者遂矣敷之以教而子弟之弗率者化矣御之以威而豪猾之不法者畏矣此古之三不欺所以均可取也顧其時何如耳是故單父之鼓琴西門之投巫異道而同治有以也已則嘗觀之西京爲循良廉平如吳公翁歸文翁龔遂之類史不絕書而鈎距摘伏如廣漢蕟奸吏畏如黃霸者亦時有之其出于馬遷班固之纂述者可攷已至謂得人獨盛而後世莫及者何也蓋自蕭曹以清淨寧一理天下而瘡痍未起之民賴以甦息故其術雖近於黃老而無為自化無欲自正之治再世賴之當漢宣之勵精而臣下益知自奮至有入為三公者有寵以軒車者有褒以璽書者有封為關內侯者然以綜覈名實之朝而有偽增戶口之賞則當時諸臣之治或未盡實而出於史家之誇亦未可知不然

何五日京兆之語即以見敎治郡功名之盛頊損於後即至於唐則縣宰亦許入對御榻列書姓名於是有連袂快歌如元德秀者爲有腰笏挽船如何易于者爲唐之守令未見無人也至于宋則儒臣出爲通判試縣方許入官于是有茂叔之在道州爲有仲晦之在南康爲而宋之守令未見無人也亦越我國朝則環千里而爲郡者惟百矣環百里而爲邑者惟千矣而得人之盛有愧於漢者夫乃久任之法之不行歟夫士方釋褐而得一宰佔畢之未久而案牘之已積士人之盛氣方養于學校而小官之卑礼遷事於屈膝吏胥之巨猾也日伺於下則耳目見有所遺監司之多門也日懾於上則酧應見有所失其不樂於此官者多矣惟其有所不樂是以求其即去以即去之心而尚肯加意於斯民乎人固有銳意於有爲而鮮克有終者矣亦有遲鈍於筮仕而久克樹立者矣而今也或年未及暮而迁官政甫就緒而移去即龔黃卓魯之才弗克自

効也無亦需之以三載俟之以三考一如虞廷之法爲則守令不以傳舍視其官民不以過客遇其上將見前盡之當革者必爲之除其害爲後觀之當爲者必爲之興其利爲俟其久而政成也則待之以不次之擢旌之以非常之賞以風其余如此則循良可得而無媿於漢矣不然則或因循以苟歲月或逢迎以事鑽刺而于民之休戚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然吾未見其能治也愚之臆見如此不識謂何

第五問

兵非用之難也養之難也財非斂之難也節之難也夫兵以衛國不可以不用也用之而不養其誰衛我然養之未善則又有耗財之憂財以足國不可以不斂也斂之而不節則難乎爲繼然節於養兵則又有乏軍之患斯二者皆目前之棘務而本兵司計所爲借箸而籌之者也將必有足食足兵之良策而愚又何知焉然承明問之及思自獻其一得之愚幸毋曰經生非所以經世務也夫古者

寓兵於農居則爲比閭族黨師行則爲伍兩卒軍旅兵不待養而精食不待斂而足此成周井田之法不可尚矣至於漢之建武秉王莽大亂之後而奸雄割據思一切削平之非兵食不可賴鄧禹之饋餉不減於蕭何而光武得以成功宋之熙豐憤西夏不恭之罪而起釁洮河款一旦臣服之亦非兵食不可然安石之頭會濟之以惠卿而宋室因以不振此可見用兵則必有賴乎財而理財則必有其道也頃者南倭北虜相繼竊發賴天子明見萬里以獫狁則命南仲以徐方則用召虎而胥逐之出境幸無事矣然當兵興之際紛紛有議兵議食之說而兵食俱困者何哉夫兵貴精不貴多養之者養其精而可用者也非養其懦而待哺者也一兵之養費農民十夫之耕而今之耕者而今之耕者僅東南數路而已而待哺之兵天下比比也是可慮也盍思所以簡之乎十兵之中有勇冠十夫者矣吾拔其一而汰其九則養一兵而得十兵之用推之而其汰愈多其食愈省可知矣

是以貴簡兵也又何不即其土著者而練之乎夫土兵內恋其室廬而外憤於残刼其怒方盛也其地理又諳也吾練之使精而养之則既以省調發之費而以养客兵者养吾兵亦沛然其有餘是以貴練兵也二説行則不惟可以足兵而亦可以足食計之善之者也無已而又有屯田之議夫田之可屯者緣邊而是充國之羗西曹瞞之許下其法固在也而田則奪于勢家矣獨不可奪之以歸民乎是在法之必行耳屯塞下之田則一畝之入可以當二石之漕何者塞下無轉輸而歲漕不勝其飛輓也此屯田之當復也無已又有塩法之議夫塩筴之利本以足公家而非為私門之囊橐也今守支者累歲而掣乎塩者乃或先於貨或先於勢不可也必也復常股之法而存積之弊悉為剗除則商不困而輸辦愈多久之又將商自屯田以省費而野無曠土矣此塩法之當講也二説行則不惟可以足食而亦可以足兵計之善者也夫簡土兵著以足兵屯田塩法以足食若出於老生之常談

之陳迹而要其实則不外是特在[illegible]事者変之之何如耳失今不議異日者戎二寇之渡跳梁焉則財詘兵殘之際其謀益出於無聊矣噫識時務者在俊傑愚非其人也然竊懷杞人之憂久矣倘辱与進則周官九式以待邦中九伐以靖域中姬旦所以致太平者具在也愚敢以是為

當宁獻